



1 三国名将史料鲜有记载

尽管严颜在今人看来声名显赫，但他在《三国志》中却无列传，仅附见于陈寿《三国志·张飞传》中的有关记载，文字非常简略：“（张飞）至江州，璋璋将巴郡太守严颜，生获颜。飞呵颜曰：‘大军至，何以不降而敢拒战？’颜答曰：‘卿等无状，侵夺我州，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无有降将军也。’飞怒，令左右牵去斫头，颜色不变，曰：‘斫头便斫，何为怒邪！’飞壮而释之，引为宾客。”

常璩的《华阳国志·公孙述刘二牧志》也提及严颜：“入巴郡。巴郡太守巴西赵筲拒守，飞攻破之，获将军严颜，谓曰：‘大军至，何以不降，而敢逆战？’颜对曰：‘卿等无状，侵夺我州。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无降将军也！’飞怒曰：‘牵去斫头！’颜正色曰：‘斫头便斫，何为怒也！’飞义之，引为宾客。”

两段文字略有出入，但情节相同。最明显的差异是，《三国志》称严颜为“巴郡太守”，《华阳国志》中“巴郡太守”为赵筲，严颜则为“将军”。成书稍晚的《华阳国志》当有所本，否则岂敢擅改。任乃强先生在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中亦认为应该以《华阳国志》为准。

此外，《公孙述刘二牧志》还有一段文字提及严颜：“刘主至巴郡，巴郡严颜拊心叹曰：‘此所谓独坐穷山、放虎自卫者也！’”

以上文字，就是严颜见于史书的全部记载。

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和《华阳国志》作者常璩都是四川人，他们笔下的严颜也是四川人。严颜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14年，此后19年即公元233年陈寿即出生。陈寿出生时，严颜应该去世不久。而陈寿去世时，常璩已七岁。从严颜到陈寿再到常璩，时间相距都不太久远，因此他们笔下的严颜应是比较真实的。

又过了1000年，《三国志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出生，他在《三国志演义》中根据前述史料对严颜进行了再创作，形成深远广泛的影响。明朝以后对严颜的认知，多半是从《三国志演义》中来的。

2 大文豪苏轼写凭吊诗篇

但是在《三国志演义》问世之前，严颜的巨大影响早已存在。

唐贞观八年，严颜的故乡临江郡改名忠州，就是因为该地“地边巴徼，意怀忠信”，出过巴蔓子和严颜那样的忠勇之士。北宋王辟之《修夫子庙记》、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、明代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、明代陈秉彝《禁土主赛会记》等，皆持此说。古郡易名是极慎重之事，此说应可置信。同时，唐王朝还追赠严颜为“壮烈将军”并追封忠州刺史。

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兄弟过忠州，双双写下了凭吊严颜的诗篇。苏轼《严颜碑》诗：“……严子独何贤，谈笑傲碓几。……何人刻山石，使我空涕泪。吁嗟断头将，千古为病悸。”苏辙《严颜碑》诗：“……相传昔者严太守，刻石千岁字已讹。严颜平生吾不记，独忆城破节最高……临危闲暇有如此，览碑慷慨思横戈。”

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著名的《正气歌》里将严颜奉为“哲人”“典型”，“为严将军头，为嵇侍中血。……是气所磅礴，凜烈万古存。”

以上例子虽不多，但却分量极重，分别为中央王朝之诏令，正史《新唐书》之记载，大文豪与民族英雄之诗句。只需一例，便胜过许多野史杂记。

3 严颜是否投降了张飞？

近年来，学界部分人对严颜颇有贬损之词，认为严颜虽高喊“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无有降将军也。”但在张飞的义气感动下，最终还是投降了，归根结底还是“降将军”。其实大谬不然！

此说所持证据，乃是《三国志演义》中所描述，但这只是演义，并非正史。《三国志演义》中的许多情节，比如温酒斩华雄、三英战吕布、张飞鞭督邮等精彩情节，都是虚构的。同理，严颜投降亦属虚构，不足为据。

我们来看正史《三国志》和《华阳国志》是怎么记述这一情节的。《三国志》称“飞壮而释之，引为宾客”。《华阳国志》称“飞义之，引为宾客”。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“飞壮而释之”或者“飞义之”，都只是张飞单向的主动作为，并不代表严颜有什么作为；二是“引为宾客”，关键词是一个“引”字，依然是张飞单向的主动作为。引为宾客，也只是说张飞对严颜以礼相待，当成宾客而已。张飞单向作为后，严颜有什么反应，是否互动，并不见于记载。不能因为张飞的“义释”就推出严颜必然投降的结论，义释和投降相去何止万里。总之，正史中只见严颜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，而不见严颜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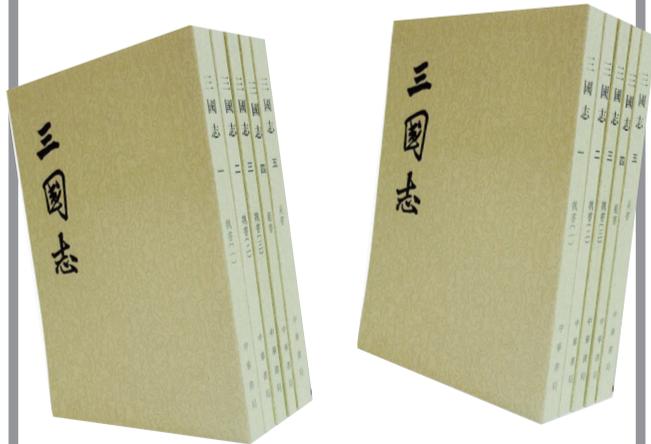
忠县、巴中、仪陇、蓬安各有一墓

四座严颜墓 何处理真身？

□陈仁德

三国名将严颜是东汉临江人，临江即今重庆市忠县。忠县老城之东有严颜故里，树有“蜀汉壮烈将军严颜故里碑”，1966年“文革”破四旧时，此碑被毁。此外，忠县乌杨镇将军村还有严颜墓，据《忠县志》记载：“蜀汉壮烈将军严颜墓在治西南二十里乌杨镇将军溪。明万历中知州尹愉重修，清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箴又重修，有记，是时墓碣犹有汉严二字可辨。”

同时，巴中、仪陇、蓬安也分别有一座严颜墓。那么，严颜的真墓到底在哪儿呢？



降，即使“引为宾客”，也不是投降，严颜依然无愧于“断头将军”的称号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既然严颜没有投降蜀汉，后世怎么称之为“蜀汉壮烈将军”？我对此的理解是，凡是跨越两朝的人，其断代均靠后，这里的蜀汉是指时代而非政权。而且“壮烈”二字恰恰证明严颜为“断头将军”而非“降将军”。

张飞义释严颜后，严颜还有什么活动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正史无一字记载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20年）严颜得知刘璋死讯后，为报故主之恩拔剑自刎。但此说有明显演义痕迹，似不足信。

4 巴蜀四地均有严颜墓

在严颜故乡临江（今重庆市忠县）老城之东有严颜故里，树有“蜀汉壮烈将军严颜故里碑”。1944年陈德甫先生所撰《忠县志》载：“蜀汉壮烈将军严颜故里碑在东门外严家桥，清同治十二年知州庆征立。石高约一丈，阔三尺。乌程邱宝德书，隶字体，字大约一方尺，旁书小字约三方寸。笔势古朴遒劲，拓者甚众。今渐剥缺。”1966年“文革”破四旧时，此碑被毁。

严家桥又叫严颜桥，《忠县志》载：“严颜桥，桥建于东涧上。相传为汉严颜故里，故名。桥阔一丈，长约五丈有奇，望之俨若长虹。”桥上历代文人题咏甚多。忠县为了纪念严颜，还将一条街命名为“严颜路”，《忠县志》载：“严颜路，治城南门外沿半边街直抵严颜碑，至马王庙止。”严颜故里与严颜桥、严颜路，在三峡工程蓄水后，已为江水淹没，其方位在今滨江路之下江底。

至于近年一些人将忠县乌杨镇将军村宣传为严颜故里，则纯属炒作。将军村只是将军墓所在，与故里毫无关系。忠县乌杨镇将军村有严颜墓，《忠县志》载：“蜀汉壮烈将军严颜墓在治西南二十里乌杨镇将军溪。明万历中知州尹愉重修，清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箴又重修，有记，是时墓碣犹有汉严二字可辨。”

关于严颜墓，吴友箴重修时就已经有了两种说法，其《重修严将军墓记》称：“闻巴州有严将军墓，州民奉祀惟谨。”巴州即今四川省巴中市，亦有严颜墓。吴友箴并没有武断判定忠州墓与巴州墓之真伪，他主张“两说则两存之，谓信以传信可也，谓疑以传疑亦可。”

除了巴州严颜墓之外，仪陇也有一座严颜墓。嘉庆《四川通志》载：“严颜墓在（仪陇）县东南”。《大清一统志》亦称：“蜀汉将军严颜墓在仪陇县”。《忠县志》在提到仪陇严颜墓时采取了慎重态度，称：“未敢臆断。想忠、仪两地，必有其一为衣冠墓者。”与仪陇相邻的蓬安，也有一座严颜墓。《舆地纪胜》载：“严颜墓，……墓在（蓬安）州北三十里，绝崖上刻石为识。”

5 忠县墓是真墓可能性较大

这样一来，就有了忠县、巴中、仪陇、蓬安四座严颜墓，到底谁是真墓呢？

目前见于记载的四座严颜墓，出现的时间依次为：蓬安墓最早见于宋代，忠州墓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，巴州墓确定建于明崇祯十五年，仪陇墓时间无考，大约与巴州墓同时。但判断真伪不能以建墓记载为依据。根据现有史料，目前还无任何一种方法可判断绝对真伪，仅能做些推测。

总观四墓，忠县墓是真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，其理由有二。

其一，古人归葬故乡乃是传统礼法。最有说服力的是，与严颜同为临江人且几乎同时代的文立。据《华阳国志·文立传》载：“（文立）少时游于蜀国太学，……蜀并于晋……被召入朝廷。武帝立太子，选立任太子中庶子，后任散骑常侍。咸宁末卒。帝缘立有怀旧性，乃送葬于蜀。”文立死在洛阳，距临江迢迢千里，依然归葬故乡。严颜死于何时何地虽已无考，但死于四川应无可置疑，死地离临江不会太远，似应归葬故里为是。

其二，忠县乌杨严颜墓出土文物可支撑这一观点。从2000年开始，在忠县乌杨将军村严颜墓一带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，成果甚多。首先是轰动考古界的乌杨汉阙被确定为墓前阙，其次是发现了30座汉至六朝的墓葬及大量随葬品。墓葬的封土包和墓室的大小以及随葬品的精美程度，都显示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。据考古队长李大地先生推断，这个墓群极有可能就是严颜及其族人的墓地。汉代的等级制度极严，没有高贵身份的人是不可能僭越等级，在墓前树立巍峨庄严之汉阙的。彼时之临江人，具有此等身份者惟严颜一人而已。何况这里从古到今都叫严颜墓，溪水叫将军溪，村庄叫将军村。认定为严颜真墓，可能性极大。

（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）